有色情怀

最美的身影

□ 冶炼厂 张淑萍

美是一种境界，也是一种平凡。我留恋于都市的繁华，也震撼于自然的美景，而最让我肃然起敬的，却是那些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默默无闻工作的身影。他们在每一个不为人知的付出背后酝酿出了神奇的花朵。这些身影是最美的！

在地层深处有这样一群美丽的身影。在工作的时候，他们看不到太阳朝升西落，闻不到鸟语花香。这群美丽的身影，每天伴随着昂扬的号角，用汗水扫除寂寞，在黑暗中开采光明。他们用勤劳和智慧，一点一点地挖掘“宝藏”，把汗水注入脚下浑厚的土壤，在岩层与泥泞中一步一步地用劳动创造大冶有色明天的无限荣光。在苦脏累险的环境里，我们的矿工兄弟们用他们的豪情壮志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奉献之歌。

在矗立的澳炉下有这样一群美丽的身影。不管是在烈日炎炎，还是在寒风凄凄，我们总能看见他们忙碌的身影。他们身先士卒、毫无怨言，苦活、脏活、累活抢着干！通风眼、放铜、堵风眼——他们不畏艰难困苦，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大冶有色的发展添砖加瓦。

在高耸的酸塔下，在庞大的机器旁，有这样一群美丽的身影。为了控制好工艺指标，无论刮风下雨，他们都要来回奔走于各个阀门管线之间数十趟。每次检修，不管条件多么艰苦，环境多么恶劣，他们都挥汗如雨，夜以继日地奋战在检修第一线。犹记那年冬天，漫天飞雪，在硫酸车间一工段和生产组组成的抢修突击队抢修预热炉的战斗中，突击队员经历着一场雪与火的考验。突击队员们知道预热炉是调节系统温度、控制出酸率的关键设备，虽然停炉已超过 20 个小时，并用水降过温，但一盆水下去腾空而起的蒸气舔在脸上，依旧热辣辣地疼。他们知道这样等下去没有七八个小时温度是降不下来的，商议决定分成两队，一队进炉掏砖，一队在炉外转运，两队轮流工作。决定后立马行动，只见几个身影跳下了预热炉。炉膛内杂乱堆积的 30 多个立方的砖石由于高温烧结在一起，要用钢钎慢慢地撬，撬松了再用手一块块从底部炉门往外送。突击队员说：“无论是炉内还是炉外，传送这些烫手的‘山芋’都要快，不然，几秒钟手上的皮就得起泡。再烫也不能松手，一松手不是自己的脚就是别人的脚会受伤。”

突击队员们踩在高温的砖石上不到几分钟，脚下厚底的翻毛皮鞋就被烤变形，脚烫得人恨不得泡在冰水里。他们全身都被白蒙蒙、热乎乎的水蒸气包裹着，如进入蒸笼一般，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突击队员们使劲地挥舞钢钎、传接砖石，汗水顺着鼻尖流到烫手的砖块上瞬息蒸发成咸味的雾气弥漫整个预热炉内。轮换出来的突击队员们直挺挺地站着休息，被汗水湿透的内衣不一会儿就变成了硬梆梆的冰衣，贴着脊背刺骨的冷，安全帽上的雪水也很快结成了冰碴……

在大冶有色，有许许多多像他们这样平凡而美丽的身影。他们没有耀眼的光环，没有鲜花的簇拥，没有豪言壮语，他们默默无闻、无怨无悔地坚守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为大冶有色的发展奉献着自己的一份份力量。这我心里，这，就是最美的身影！

言之有物

春联的来历和贴法

□ 铜山口矿 皮朋祥

秦汉之前，我国民间过年就有悬挂桃符（驱邪的桃木板）的习俗。公元 964 年，五代后蜀主孟昶所书的“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是我国最早出现的一副春联。春联在宋朝广泛流行，王安石《元日》诗中“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的句子是对当时盛况的写照。明代，用红纸代替桃木板，出现了今天所见的春联。

春联作为楹联的一种，具有楹联的“对仗”特征，即：字数相等，平仄相拗，词性相对，内容相关。在贴春联的过程中，要注意做到“仄起平落”，意思是说上联末句尾字用仄声，下联末句尾字用平声。古今音调分为“平”和“仄”两大类，在古代汉语中，阳平和阴平是“平”，上声和去声是“仄”，可以用现代汉语拼音的读法简单把第一声和第二声看成是“平”，第三声和第四声看成是“仄”。（这只是笼统的划分，并不十分准确）通过末字的平仄，我们首先把上下联区分出来，其次，上下联内容之间存在承启关系，也可以据此参考区分上下联。

我看到很多人把春联贴反，这其中的原因我想除了没有区分上下联之外，还可能是因为不知道门框的左右区分。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对联是自右而左欣赏的，也就是门框右边贴上联，门框左边贴下联。

贴春联除了不要犯常识性错误，春联本身表达出来的思想意境和书法水平也很重要。思想意境是春联的内涵，或抒情或励志皆可；书法水平是春联的外表，依据我个人的爱好，书法要追求手书所体现出来的灵动变化之美，市场上出现的一些印刷品则比较呆板，不大可取。

春节临近，家门口贴出一幅内容和书法完美结合的春联，一定可以为你的节日增色不少。

生活点滴

吃货的幸福

□ 铜绿山矿 梅晓艳

走在冬日暖阳里，街角隐隐飘来烤红薯和糖炒栗子的香味。顿时馋虫大作，循着香味儿而去。当一袋糖炒栗子在手，一包烤红薯揽怀，满口甜糯，内心无比满足。吃货的幸福就在于，不论何时何地，总有美食在等待。

每一个吃货，大约都是被妈妈的菜熏陶出来的。烟气蒸腾的厨房，昏黄的灯光，忙碌的身影，记忆里的妈妈炒的菜，都是如此温馨。酽酽的牛肉汤，甜丝丝的银耳羹，肥而不腻的黄豆焖猪脚……每次回娘家，妈妈为我们做这些菜，慈爱而又满足地看着我们狼吞虎咽，幸福满屋。当妈妈的这些拿手菜自己也可以复制时，却发现总有几道，自己无论如何也学不来。酸菜、豆豉和腐乳，最家常的佐饭菜，从妈妈的手里做出来，就像有了魔法一样，味道异常生动。黄澄澄、脆生生的腌辣椒，酸爽的豇豆角，充分刺激着鼻腔和味蕾，只消轻轻一闻，便垂涎三尺，胃口大开。曾照葫芦画瓢地学做酸辣椒，却未成功，苦思而不得其法。豆豉亦复如是。口有同嗜，一盘豆豉炒辣椒，妈妈甫一端上桌便迅速一扫而空。这下饭菜里，有我们浓浓的乡愁。妈妈最绝的是做乳腐，老豆腐切块发酵，再配上自制的红辣椒酱，密封在坛子里。吃时盛几块，红亮嫩滑，衬着白瓷碟，鲜艳夺目。数度以妈妈做的乳腐待客下饭，都赞不绝口。就爸爸的意思，能把最乡土的菜做出阳春白雪的感觉，除了妈妈，“不作第二人想”——至少我们家是这样认为的。

后离家，赴外地读书，很过了一段清汤寡水的日子，分外想念妈妈的菜。但吃货就是吃货，很快就发现了校园周边的风味小吃。某家的豆皮，某家的卤干子，某某记的早餐，我们这群吃货常去光顾。印象最深的是复兴路那家凉粉，味道殊绝。小碗，清凉透亮，配以红红绿绿的小干果，叫不上名字，只放一小撮稍作点缀，赏心悦目。味虽甜而不腻，干果香却不夺主。入口清凉香滑，沁入心脾。炎炎夏日，我等穷学生常舍近求远，去这家小店解馋，来则至少连尽两碗方尽兴。去后十余载，忆之犹齿颊留香。

岁月变迁，“四时之景不同，其乐亦无穷也”。欧阳文忠公此言，可谓吃货的心理写照。一年四季，皆有当令美食，吃货之乐无穷也。

春雨下，蕨菜竹笋椿芽次第出。蕨菜茎肥汁满，春笋嫩黄浅紫、节节修长，椿芽红香如花，以谷雨之前入菜为佳。蕨菜凉拌、佐菜或晒干入肉，皆美味。“无竹令人俗，无肉令人瘦。不俗也不瘦，顿顿笋炒肉”。香椿炒蛋或烧鱼，异香难挡。至夏，鲜藕凉入心，莲子清如水。“至其可人之口者，则莲实与藕皆并列盘餐而互芬齿颊者也”。秋风起，螃蟹肥。“螯封嫩玉双双满，壳凸红脂块块香”。持螯赏桂观菊，就一壶花雕，寄语重阳会有期，人生美事。冬雪纷纷，拥炉而坐，涮羊肉，煮鱼头，火锅腾沸。配以青菜、豆制品或菌类，佳肴入口，寒气散退，遍体通泰。至红光满面，饱腹鼓肚方停箸，犹恋恋不舍。

珍馐佳肴，吃货之所欲，却不会过度追求。于平淡中见功夫，才是吃货最向往的。“有味者使之出，无味者使之入”，普通食材，搭配得宜，家常菜也能变大餐。最平常的炒花饭，蛋香与米香融合却不串味，蛋汁粒粒包饭，颗颗金黄，加上葱花或者青豆，色、香、味俱全。若配以金华火腿，则身价扶摇直上。

天塌下来，也要先吃饱肚子，这就是吃货的哲学。每一个吃货，都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而减肥的念头，总是在饱腹之后一闪即逝，又迅速被新的美食赶得无影无踪。葱爆鱿鱼上桌了，捏捏肚子上悄悄长出来的游泳圈，自我安慰：吃饱了才有劲减肥。好了，开吃！

【职工摄影】 我的战场 李细胜（铜绿山矿）

铜都诗抄

心愿

□ 刘何球（铜绿山矿）

我们
是工友头顶神奇的保护伞
我们
是工友相依相偎的好伙伴
我们
曾经饱经风霜
我们
意志却坚定而执着
有危险，不退缩
有风雨，不畏惧
粉尘炮烟侵袭着我们的容颜
泥浆岩石撞击着我们的身躯
一次又一次……
我们没有哭泣
我们没有抱怨
因为我们知道
安全生产离不开我们
我们是工友生命的守护神
你可知道
我们的伙伴无处不在
工地 厂房 矿井
我们 默默奉献 无怨无悔
你可知道
我们的伙伴心系工友
困难 险阻 压力
我们 共同面对 携手共进
你可知道
工友的安全
是我们唯一的心愿

新年感悟

怀念年画

□ 河北 保定 张金刚

老家这一带，没有什么特别的年画类型，根本无法与杨柳青、武强、桃花坞木版年画那些上讲究、上品位的年画相比，非常朴素，做工也有些不上档次。但由于是伴随着这些年画长大的，因此，这些年画在我的世界里也便充满了情趣，有了无可替代的地位。

小时候，冬季的农村是枯黄的，冷清的，萧条的。收起春夏秋三季的五彩衣裳，就只剩这一种色彩，这一种情调了。新年的脚步越来越近，预示着春天的到来为时不远。那种对漫长冬季的厌倦，对多彩春天的期盼，也便催生了色彩斑斓的年画。正是这一张张充满希冀，饱含激情的年画，开启了沉睡一冬呼唤多彩世界的心灵，让春天的气息提前在冬季预热，迎入了逐渐热闹起来的农村小院。

一入腊月，年集开了。闲下来的农村人就陆续到县城购置年货。年画当然是必不可少。家里母亲忙着煮肉、做豆腐、蒸馒头，一天到晚没个轻闲。当时的自己年纪尚小，父母不让赶集。父亲就理所当然地成为过年必需品的采购者。盼着父亲赶集回家，成了我们这些小孩儿的一大乐趣。早早地迎在父亲回家的路上，等呀盼呀。除了等父亲兜里的鞭炮、糖果以外，还有一项就是父亲手里那一卷年画了。每当瞥见父亲手握年画回来的身影，我们就迫不及待地冲上前去，接过年画，转身一溜烟儿地跑回家去。这一路上，脑子里没有了其他，都是对手中年画的无尽幻想。是什么故事呢？是什么风景呢？幻想催快了脚步，不知不觉中已喘着粗气，趴在炕上，展开了年画。

那时的年画，多是一些戏曲故事，或是电影故事的连环画。记忆中，应该是一个故事分为两张，纵排四列十六幅图，每幅图下配以简短的文字说明。那是农村电视还没有普及的年代，就是这一简单的构图、简单的故事，牵住了无数孩子的心。西游记、水浒传等经典故事，还有一些舞台戏曲，都以年画这种独特的形式，传到了农村，传到了农村孩子的身边。

父亲喜欢戏曲，因此买的年画以戏曲连环画居多。精彩的画面、定格的招式、生动的注释，最能吸引眼球。一口气读完，畅快，过瘾，这时就嫌父亲买得少了。家家都买年画，走家串户去看，也不失为一个好的休闲方式。大年初一，说是去拜年，其实不如说是去欣赏年画。大人们有大人们的谈资，而孩子就踮着脚高高地站在椅子上，一字一句地读着大厅墙上那一幅幅年画。挨家拜年，挨家看画。年过完了，村里各家的年画也就欣赏完了，脑子里装满了故事，这个年过得也还挺有意义。

其实，年画也就是刚买刚看时，觉得新鲜。一年忙忙碌碌，谁还有闲心去欣赏那些连环画？大人们不会，孩子们那些对年画的好奇心、新鲜感，也被繁忙的学习、有趣的游戏打消了。那些年画，也就成了白墙上的一种装饰。然而，每年当年味越来越浓的时候，年画的吸引力也便随之浓了起来。揭下墙上张贴一年的年画，雪白的纸张已经泛黄，初闻时的油墨清香已经被墙土味冲散。吸引力在哪？节俭的人家，会将这些年画重新擦拭一番，再贴一年；若换下来不用，孩子就可以用这些年画包书皮，或订制成草稿本。说是“废物利用”，还不如说是让年画再次有了生命力。

不知不觉中，新时代的气息愈发强劲。生活水平提高了，土坯房越来越少，张贴年画的人家也日益减少。虽然，一个时期内，年画也与时俱进地进行了几次变身，由连环画升级为大幅中堂画，由故事年画升级为青一色的风景年画，由纸质年画升级为优质塑料年画，可终究还是被时代的浪沙所掩盖，在年集的市场上逐渐消了踪迹。想到再也见不到记忆中的年画，心中顿生怀念。唉，恐怕也只有怀念的份了吧！

写景抒情

看雪

□ 鑫诚公司 陈斌

清晨起床，拉开厚厚的窗帘，窗外竟然飘着雪。白色的鹅毛纷纷扬扬地从天空洒落而下，内心忽然徒生一种浪漫情怀。下雪了，去寻点什么和雪有关的内容呢？要知道在南方，她一年难得来一次，总是在期盼中，在遐想中，姗姗来迟。

年年冬日看雪景，雪景年年又不同。

二十多岁的时候去公园里看雪景，眼里只有一片纯白，满是纯情世界。最喜欢湖边铺着一望无际的白，像一片无人开垦的处女地，内心涌动的是一种青春的激情和豪迈，忍不住要去踏上一串脚印，留下一个图案，告诉世界，我曾经来过。那满世界的银白堆积在胸膛里，情不自禁要呼喊而出。

三十多岁的时候去公园里看雪景，喜欢那种被白雪陪衬的、半盖半掩下露出的底色美；喜欢看湖中泊着的小船，船舷和顶棚被雪覆盖着，黑白交错的颜色很美；喜欢看湖边的小亭，亭角上翘着弧形白边，像女人俏笑的嘴角，愈看愈发觉得妩媚。

如今又去公园里看雪，会是一番怎样的喜好和风情呢？

一夜的大雪已让大地披上了银装。赏雪景要赶早色，如若让众人踩踏了路面，会多了泥水少了景致。清晨的公园行人很少，几位年老的长者在公园的广场上打太极拳、练早操，那矫健的身手、单薄的着装和口里呼呼吹出的热气让人感觉到一种生命的活力。

小径上铺着厚厚的雪，无人走过。迈在雪毯上，听着“嘎吱嘎吱”的清脆声，有种圣洁的感觉。路两旁的花坛里，那些原本生机的小灌木不见了身影，躲在厚厚的“围巾”里安逸地冬眠。又见湖泊了，她仍然美丽静谧，小亭依旧挺立，只是湖边多泊了几支小船，还有一处长着一片芦苇，在茫茫雪色中傲然挺立着，像幅美丽的风景画。

我在湖边的石径上行走着，忽然从湖中冒出两只野鸭，又像是鸳鸯，在水里嬉戏打闹，啄着彼此的羽毛和脖颈，一会儿便消失了踪影，转眼出现在湖的另一边，成了两个小灰点儿。如今看雪，我想我更喜欢的，是那种于静谧中透出的勃勃生机，就像沉稳中透着活泼风情的女人，在这个年龄的审美意识中是最美的。

喜欢那种“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意境。返程的途中，特意拐到偏僻的梅园去看了腊梅，有些傲然开放了，有些还是打着青黄的花苞。奇异的是，白雪并未将花朵全部盖住，只覆盖着花朵的一侧，露出半张脸儿，生出“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美感。是雪有怜香惜玉之情，还是花之灵有意为之？不禁让人无限遐想。

冬天因为有雪才让人无限留恋，一年一度去赏雪！